新石頭記/第4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回　入夢境文明先兆　新石頭演義告成

全書終

卻說寶玉只看老少年年紀在四十內外，老少年大笑道：「恰好猜了個畸零也。」寶玉吃了一大驚，便問：「怎麼講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賤齒今年虛度一百四十歲了。」寶玉搖頭不信，老少年笑道：「我又不捐官考試，何必瞞年紀呢？」寶玉也笑道：「捐官考試，只有少報幾歲，沒有多報幾歲的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其實並不稀奇，將來別國孝了我們的醫孛，也一樣可以駐顏益壽的。一個人，不過靠著精神、血氣以生，只要能設法調理得血氣不枯竭，精神常充足就是了。須知人的壽命長短，正是醫孛精粗的憑據。像那種自己本國人皂壽命和人家一樣，就先要誇說自己的醫孛如何精微，人家的如何粗糙，那才可笑呢！」寶玉聽了這一百多歲不足為奇的話，越覺得心神倣佛起來。

老少年道：「我的假期明日要滿了，先要回去銷假。你到那裡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要到自由村，去瞻仰文明老先生的老宅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那麼明日要暫別了。早點安歇罷，明日好早點起來。」於是各人就榻安歇。

寶玉卻翻來覆去的睡不著，起來坐了一回，重復睡下。正要朦朧睡著，只見童子拿了一封信來，說道：「來人立等回信。」寶玉看那封面時，寫得清清楚楚的：送文明境界，東部仁字第一區，東方寓內，交賈某云云，卻是吳伯惠的筆跡。暗想：他何以知道我在這裡呢？拆開看時，內中卻是要請寶玉即刻回上海，有要緊事的話。寶玉問童子道：

「來人呢？」童子道：「在外面。」寶玉起身到外面去，卻是黃福。黃福見了寶玉，便走前兩步，請了個安，道：「敝上請老爺就到上海一轉，有要緊事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等我僱了個飛車去。」黃福道：「不必飛車，已備馬在這裡了。」寶玉看時，果然有兩匹馬在那裡，便跨上了馬，黃福也上馬相隨。撒开轡頭，那馬便追風逐電而去。過了幾處高山，歷盡許多荊棘，走到一處海邊，看見泊著一艘輪船。寶玉勒住馬，要想上輪船去，誰知黃福那匹馬收勒不住，逕攛到海裡，卻在海面上翻波踏浪的向前馳驟。寶玉大喜，也縱轡跟去，果然這匹馬也是一樣在海面上走。心中暗暗想道：從前聽見人說，千里馬渡水、登山如履平地，我只不信，原來是真正有的。

兩匹馬跑了許久，便到了上海。吳伯惠歡喜迎接，說了好些別后的話，寶玉便問有甚麼緊要的事，伯惠笑道：「並沒有要緊事，不過許久不見了，請你來會會談談，並且同你去各處遊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到了文明境界，一切都漢觀止了，再遊歷甚麼呢？」伯惠道：「你原來不知道，自從你走了之後，出了好些新聞。兩宮回鑾之後，次第舉行新政，一切都同戊戌那年差不多。不過戊戌那年是雷厲風行，這回是慢騰騰的舉動，所以不甚見效。忽然為了美國人禁止華人入境的約，到了改約之期，中國商界、孛界的人，因為他名是禁工，實係要禁絕中國人，所以商量了一個抵制之法，相戒不用美貨。由上海倡起，各省各埠一齊向應，沒有一處不開會、演說。一連幾個月內，沒有一天不是函電交馳的。這事傳到了北京，政府裡聽見這個消息，便知道中國民氣可用。適值又有人上了條陳，說照這樣模糊影向的行新政，是不能見效的。必要立憲，方纔有用。不然，但看日俄交戰，日本國小而勝，俄國國大而敗。日本人並不曾有甚麼以小敵大的本領，不過是一個立憲，一個專制。這回戰事不算以小勝，大只算以立憲勝專制罷了。這個條陳上去，朝廷也感悟了，思量要立憲，只是沒個下手處。於是就派了五位大臣，出洋考察憲政。五位大臣分頭出洋，去了多時，把各國一切竅要，都查考明白了。在京裡設了個憲政局，五位大臣每日到局，各把考來的憲法互相比較。這條英國的好，便用英國的；那條日本的好，便用日本的。還有不合中國用的，便刪了去。各國還沒有，中國不能少的，就添出來。斟酌盡善了，便布了憲政。果然立憲的功效，非常神速，不到幾時，中國就全國改觀了。此刻的上海，你道還是從前的上海麼？大不相同了。治外法權也收回來了，上海城也拆了，城裡及南市都開了商場，一直通到製造局旁邊。吳淞的商場也熱鬧起來了，浦東開了會場，此刻正在那裡開萬國博覽大會。我請你來，第一件是為這個。這萬國博覽大會，是極難遇著的，不可不看看。第二件是看萬國和平會。此刻和平會被各國公議到中國來辦，舉中國皇帝做會長。北京永定門外，已經蓋了一所極大極大的會場。這裡博覽會開過之後，便是和平會第一次開會。我們看過博覽會，便到北京去走一次。」寶玉恍恍惚惚的道：「中國也有今日麼？」伯惠道：「我們看博覽會罷。

」說著，拉了寶玉出去。一出門外便是會場，各國分了地址，蓋了房屋，陳列各種貨物。中國自己各省也分別蓋了會場，十分熱鬧，稀奇古怪的製造品，也說不盡多少。寶玉正在那裡看中國官書局新出版的書，忽見東方文明在前面。寶玉擱下了書，要去和他說話，誰知就不見了。俯仰之間，筧得身子在輪船上，那輪船走的十分快捷。看看兩岸，全是高大房屋，煙囪如林，不覺自言自語道：「這是那裡呢？向來沒有到過。」忽聽得伯惠在背后道：「這裡是揚子江呀！」寶玉回頭問道：「長江兩面，那裡有許多房屋？」伯惠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？此刻從吳淞起，一直到漢口，兩岸全是中國廠家，接連不斷的了。」一轉眼間，船已到了漢口。不知怎樣，那身子卻又在火車上面。那十車走的風馳電掣一般，兩旁桑林、茶林、稻田、麥田都好像往后飛駛。眾人紛紛下車，寶玉也下了車。抬頭一看，路旁一所極大的房子，房子前面一片空場。空場上豎了一枝插天高的旗桿，掛著一面飛龍黃旗，迎風招展。另外有一根長繩，從旗桿頂直連到舵頂上，沿繩掛著五洲萬國的國旗。看那房子門口時，鑿了「萬國和平會」五個字，都用飛金鋪了，映著日光，十分耀目。寶玉便踱了進去，只見裡面設了一個大會場，中國、外國的人坐滿場上，也不知有多少人。坐了半天，還是寂寂無聲。忽聽得一陣鈴向，耳邊有人悄悄的說道：「主席的上臺了，這便是中國皇帝。」寶玉回頭一看，正是伯惠和他說話。正要答時，忽聽得一陣鼓掌之聲如雷震耳。忙向臺上看時，講席上站著的卻是東方文明，演說道：「今日萬國和平會開會之第一日，蒙各國公舉朕為會長。各國或皇帝親臨或派大員代表，都在此蒞會。朕忝為會長，當先宣佈宗旨，待各國君長、大員共商辦法。此會既名和平會，當就以和平為宗旨。然而開此和平會，求何等之和平，不得不言布明白。和平會不僅求萬國國家和平而已，單求國家和平，是國際上問題，範圍未免太小，達於極點，不過免兵釁而已。此和平會當為全球人類求和平，而各國政府，當擔負其保護和平之責任。如紅色種、黑色種、棕色種，各種人均當平等相待，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國民。此為人類自為保護，永免苛虐。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，凡我文明各國，無論個人、社會：對於此等無知識之人，均有誘掖教育之責任。」寶玉聽到此處，不覺鼓掌，合場的人也掌聲雷動。主席的又道：「不得以彼為異族、異種，恃我強盛，任意欺凌！故自此次開會之後，當消滅強權主義，實行和平主義。」合場上下一齊鼓掌。寶玉鼓掌不已，又要頓足。誰知一頓足，卻腳踏了空，一落千丈，兩眼登時昏黑，嚇的一身冷汗。勉強睜開雙眼看時，原來還睡在東方文明家裡客房裡面的牀上，竟是一場大夢。

看看司時器，已是寅正一刻，天還沒十分大亮。覺得燥熱，便起來到外面乘涼。走到外面，誰知東方文明已經起來了，在院子裡看荷花。寶玉道：「老先生好早。」文明道：「老夫自習靜以來，一向早睡早起。世兄何以也如此之早？」寶玉道：「偶然醒了，便起來。像老先生這等早起，也難得呢。」兩人就在院子裡瓷榻上坐著對談。文明道：

「世兄夜來可想得著何處與老夫會過？」寶玉道：「委實想不起，還祈明示。」文明歎道：「那一年令祖母史太君仙逝之後，在熱喪裡面，世兄可曾會迴甚麼客來？」寶玉回頭一想道：「沒有會甚麼客。」文明道：「再想想可有甚麼親友投到府上？」寶玉再四的想了一回道：「只有金陵甄家投到。」文明道：「那就是了。那時世翁在苫次，藉草坐地。我們相會，不便高坐。世翁還體諒卑幼，迴避出去，讓我們談天呢。怎麼就忘了？」寶玉大驚道：「那是甄世兄呀！怎麼就是老先生，又復姓東？」文明道：「東方是老夫本姓。初因甄氏無嗣，承祧過去。後來甄氏自生了兒子，我便歸了家。那一年相見時，老夫說了幾句經濟話，世兄便面有不滿之色。那時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調。不期一別若干年，又得相會。然而世兄是無憂無慮，從不識不知處過來，所以任憑歷了幾世幾劫，仍是本來面目。老夫經營締造了一生，到此時便蒼顏鶴髮，所以相見就不認得了。」寶玉聽了如夢初醒，暗想：他不提起，我把前事盡都忘了。我本來要酬我這補天之願，方纔出來，不料功名事業，一切都被他全占了，我又成了虛願了。此刻不如且到自由村去，托在他庇廕之下罷。正這麼想著，老少年也起來了。櫛沐盥洗過，后少年要回去銷假，寶玉也要到自由村，遂一同別過東方文明出來，各僱一輛飛車。寶玉握著老少年的手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多承提挈，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日再見。弟有一物，謹以持贈，雖非至寶，倒也罕有的，非玉、非石，乃弟受生時含于口內帶來的。足下或留以自玩，或送至博物院，任聽尊便。」說罷，把」通靈寶玉」遞過去，老少年接了，再三稱奇道謝。原來，賈寶玉因為補天之願已被甄寶玉占了頭籌，留下此物，非徒無用，而且不免睹物傷情，不如不見的好，所以慷慨贈了老少年，自上飛車向自由村去了。

老少年受了那「通靈寶玉」，不勝驚怪。上了飛車，沿路把玩。只因天氣炎熱，便開了車窗，將身憑在窗口納涼，手中仍舊把玩那通靈寶玉。不料偶一失手，那通靈寶玉直跌下去。老少年忙叫降下去，一面把眼睜著看那玉，只見他越跌下去越大，直跌到一個山凹裡去，分明看得清楚。飛車到山腳下停住了，老少年認得這座山，系在東部仁字第十萬區內，山名靈臺方寸山。走到山凹裡看時，現出一個山洞，洞口上鑿了「斜月三星洞」五個字，也是老少年常到之地。尋那通靈寶玉，那裡尋得著，便連影子也沒了。只見洞口豎著一塊峨嵯怪石，生得玲瓏剔透，竅竅相通，石面是一抹平的，平面上鑿了許多字。老少年看時，卻是一篇絕世奇文，約有十二三萬言光景。暗想：這等一篇奇文卻藏之深山，無人可見，未免可惜了。我何不抄了下來，公之於世呢？無奈身邊沒有紙筆，便忙忙的坐了飛車，到市上去買了來。再看石面時，那一篇奇文後面，又添出一首歌來，歌曰：

方寸之間兮有臺曰靈，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。中有物兮通靈，通靈兮蘊日月之精英。

戴髮兮含齒，蒿目時艱兮觸發其熱誠。悲復悲兮世事，哀復哀兮後生。補天乏術兮歲不我與，群鼠滿目兮恣其縱橫。吾欲吾耳之無聞朽，吾耳其能聽！吾欲吾目之無睹兮，吾目其不瞑！氣鬱鬱而不得抒兮吾寧暗以死，付稗史兮以鳴其不平。老少年一並抄了下來，帶了回去。要想付之梨棗行世，又恐怕那篇奇文深奧，人家不能全懂。被那一孔之儒見了，又要以意臆度，字訓句詁，胡說亂道，反失了真。於是除了日間辦公事之外，夜靜時便取那篇奇文過來，照他的意思，改成演義體裁，純用白話，以冀雅俗共賞，取名就叫《新石頭記》。從此，女媧氏用剩的那一塊石就從大荒山青埂峯，搬到文明境界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。看官如果不信，且請親到那裡去一看，便知在下的並非說謊。然而，必要熱心血誠，愛種愛國之君子，萃精會神，保全國粹之吏夫，方能走得到，看得見。若是吃糞媚外的人，縱使讓他走到了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，也全然看不見那篇奇文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那篇奇文是預備丈夫讀，不預備奴隸讀；預備君子讀，不預備小人讀。所以，那吃糞媚外的奴隸、小人，到了那裡，那石面上便幻出幾行蟹行斜上的字，寫的是：

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;

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.

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sp end.

And upon this thy family's living will depend;

There'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:

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.

譯文：

你崇拜所有的洋人，

老會顯出誠摯的神情。

這是獲得麵包與金錢的妙法，

且一家人靠此為生。

只是一件事沒能想到：

你的同胞無法容忍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